电影文学剧本



王一民 著

乡情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电影文学剧本

乡情

王一民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2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建国初期，革命干部匡华、廖一萍夫妇找到了失散二十年的亲生儿子田桂，廖一萍千方百计要让田桂与住在农村的养母脱离关系，割断乡情。故事围绕这个线索展开了一系列矛盾冲突，提出了革命者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重要主题，发人深思。

剧本文学性强，性格鲜明，有浓郁的乡土人情味。

乡　情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　新华书店发行
开本，787×1092毫米1/32　印张，2¹/₄　插页，2 字数，38,500
1982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　印数，1—5,800册

统一书号，10061·421　　定价，0.23元

一望无际的湖水，春波荡漾。

两只乳白色的沙鸥，低低地贴着水面向湖心飞去，发出关关的叫声。

绿草如茵的湖岸边，一对农村青年伴侣，满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，欢快地走来。

走在前面的男青年，身材修长，平顶头，一张方正的脸盘儿英俊而憨厚。他走几步，回头望一眼女青年，嘴边漾出甜蜜的笑意；女青年脑后甩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，闪动着柳叶眉下一双聪慧的黑眼珠，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。

男青年站住了，用眼神邀请她赶上来。

女青年也立定了，用调皮的目光告诉他：你走你的嘛。

（推出片名：《乡情》）

一片金黄的油菜花。

垂柳在春风中摇曳。

男青年划着船桨，女青年坐在船头上。

小船沿着河道划去。

（拉出职员表）

蓝天上，有一朵白云在轻轻地移动。

女青年：“哥，你说那朵云象什么？”

男青年抬起头来，打量着云朵。

女青年：“你说呀，象什么？”

男青年：“象我小时候睡的摇篮。”

女青年：“摇篮里还有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。”

（拉出演员表）

小船将要靠岸。

女青年对男青年拨水嬉戏。

男青年：“别闹了，我们都是大人了。”

女青年格格地笑：“什么？大人……”

碧绿的湖水。

低低飞翔的沙鸥。

（字幕完）

临水小镇上一栋两层楼的新瓦房门前，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：东湾乡人民政府。

办公室里，只有秘书——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干部正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在听电话，边听边在本子上记着，看样子是上级的指示。

两个青年人在一旁拘谨地等候着。

秘书嗯嗯一阵，好一会抬起头来，是一张善于办事的脸。他老练地打量他们一眼，便猜中了来意："你们是打结婚证的吧？"

男青年急忙点点头，右手下意识地摸到口袋，这才记起少了礼节："哎呀，我忘了带烟。"

秘书狡黠地翻动眼皮："小伙子，应当带糖，结婚是甜蜜的。"

男青年十分尴尬地搓了搓手。

"以后再补吧。"秘书已拉开抽屉，拿出一本登记册："叫什么名字？"

男青年："田桂，种田的田、桂花的桂。"

秘书写着："哪年生的？"

男青年："一九三五年。"

秘书："家庭成分？"

男青年："下中农。"

秘书："哪个社的？"

男青年："田家湾。"

秘书把脸一侧，问女青年："你呢？"

女青年远远地站在报夹子旁边："我跟他一样。"

四只眼睛对视着，交流着柔情、蜜意和羞涩……

秘书："请靠拢一点，还没到叫你出节目的时候。"

女青年上前两步："我叫翠翠。"

秘书："还有姓翠的？"

女青年："不，跟他一样，姓田。"

秘书的字写得很利落："哦，一个村的。家庭成分？"

女青年："跟他一样，下中农。"

秘书又笑了："真新鲜……什么都一样。"

男青年微笑解释："她跟我是一家，一块长大的。"

秘书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把笔往玻璃板上一丢："怪事，到如今还有童养媳？"

男青年："不，她是我妹妹。"

秘书："是你妹妹？"

男青年："是我妈半路上捡来的。"

秘书终于明白了："啊、好好好，你们这叫青梅竹马。"拉开抽屉取出一张结婚证书。

两个青年喜悦地对视一笑。

秘书揭开砚台，舒动毛笔，要往结婚证书上写字："叫什么，啊，田桂……"他忽然想起什么，翻开桌上的笔记本。

本子上写着一个名：田秋月（女）。

秘书："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叫田秋月的？"

"田秋月？"翠翠十分敏感地重复了这个名字，下意识地望了田桂一眼。

秘书觉察到有线索："你们知道？"

田桂："就是我妈呀！"

秘书惊诧地看看田桂："就是你呀！"

田桂："不，是我妈。"

秘书乐了："对对，是你妈，你姓田，你妈也姓田，一直住在娘家把你养大。对不对？"

田桂连连点头。

秘书放下毛笔，收起结婚证书："你们的结婚证过几天来领吧。"

田桂不解："为什么？"

秘书支吾着："因为、因为公章不在，是另一个同志管的。"他拉开抽屉，把结婚证放进去。

田桂清楚地看见，那个圆圆的公章连同印泥盒明摆摆地放在抽屉角上。

翠翠的眼睛一闪，望着田桂。

秘书急忙关上抽屉。

田桂急了，求着秘书："同志，请你帮帮忙吧，家里都准备好了，定在三八节，只差两天。"

秘书有些不耐烦地："你后天来吧。"

田桂还不放心："后天可一定。"

翠翠把田桂的衣角拉了拉，两人走出去。

一台石磨在旋转。

推磨的是一个四十七岁的农妇，中等身材，一双不大

不小的脚。头上包着黑色的清水皱纱，露出大半张白净面孔——这是一个文静、善良而又文弱的女人。但从她青筋突出、骨节肥大的一双手可以看出她饱经风霜。

她一边推着磨，一边手握长长的扒棍把堆在磨盘上的豆瓣儿扒到磨孔中，准确而有节奏。

磨盘底下，雪白的象乳胶一般的豆腐浆涔涔滴落到一个大桶里。

田桂跨进门来，亲切地："妈！"

田桂妈兴奋地停住手："回来了！"

翠翠走进来："妈，你怎么一个人磨？"

田桂妈脸含笑意："好容易盼到这一天，我高兴。"

翠翠脱去花布罩衫，接着推起磨来。

田桂坐到磨盘边，拿起勺子添磨。

田桂妈静立一旁，惬意地看着他们。

磨盘飞转。

一个中年人洪亮的嗓音："你们家喜事准备得怎么样呀？"

田桂："社长来了。"

田桂妈忙起身招呼。

来人是一个结实的中年农民，本村农业社社长田本发。

田桂上前递上一支烟："社长，后天三八节，到我家来吃桂花糖。"

田本发笑眯眯地："我还要喝糯米桂花酒呢。"

田桂："桂花酒有。来喝个醉吧。"

翠翠捧上一碗茶："先喝一碗桂花茶吧。"

田本发呷了一口，品味地："真香呀。你们家样样都有桂花香。"

翠翠灵嘴快舌："还不是我妈种的一棵桂花树好！一年要晒三四斤呢。"

田本发风趣地："你妈呀，把月亮宫里那棵桂树移到家门口来了！"说完大笑。

翠翠和田桂也笑起来。

田本发吸了一口烟："田桂呀，派你一趟差好不好，明天一早送担鱼到区上去。"

田桂："社长，我正在忙，派别个人吧。"

"不，这次非你不可。"田本发从怀中取出一封绒了口的信，郑重地："顺便把这封信交给区委李书记。"

田桂看了田本发一眼，感到不能推辞，这才擦了擦手，小心地把信接了过来。

信，在一双粗大的手中展开了。只有一行字：他就是田秋月的儿子田桂。

镜头拉开，李书记——年约四十的高个子微笑地折起信纸，热情招呼气喘吁吁的田桂："坐吧，坐吧。"转身朝坐在桌边的两个人使了一个眼色。

那两个人是一老一少。老的五十来岁，满下巴胡茬子，他注视一下田桂又看看手中的照片，然后对身边一个白面书生样的年轻人点了点头。

田桂意识到有人注意自己，局促不安地："李书记，没什么交代吧，我回去了。"

李书记："不，我还有事对你说，先去擦个澡吧，看你一身都是汗。"

田桂急了："李书记，我不要洗澡了，有事你就说吧。"

李书记故作严肃地："那不行。"他对站在门口的通讯员瞥了一眼："小刘，带他到厨房里擦个澡去。"

机灵的小刘答应一声，连推带拉把田桂从区委办公室带了出去。

李书记对年长的胡子："老赵同志，这么说是有点像了？"

老赵点点头："我看五官很相似，特别是那张方方的脸型更象他爸爸。你说呢，小江？"

小江："现在就看他背心里是不是有颗痣。"

在区公所厨房的天井下，小刘端一盆热水放在田桂面前："快脱下衣服洗吧。"

田桂愣愣地站着："李书记的脾气真怪……"

小刘调皮地挤挤眼："可不是，我们李书记最讲卫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生。快洗吧，来，我帮你擦背。”说着就要动手。

田桂拦住小刘，只好自己洗起来，匆忙地洗完脸又擦擦胸口，然后把毛巾挤干放在脸盆边上。

“还有背上呢！”小刘把手巾放进水里：“再擦擦！”

田桂推让着：“这就够了。”

手脚灵巧的小刘趁田桂转身之际，猛然掀起他的衣服，替他擦起背来。

田桂的背心里，露出一颗殷红的朱砂痣。

在区公所楼上一间会客室里，还有小江在坐。

气氛是十分神秘的。

小江：“李书记，你跟他说说吧。”

李书记拿出一张二寸的照片递给田桂：“先看看这张照片吧。”

这是匡华和廖一萍的近影：年近五旬的匡华，一张方正的脸上颧骨略高，两颊比较瘦削，穿着整齐的军服，红星、领章衬托得很是精神；四十七八岁的廖一萍却面容富态，剪着齐耳短发，中式的春秋衫外面罩一件细羊毛外套，使她比实际年龄更显得健爽。

李书记：“这是两个老红军，二十年前，他们丢了一个儿子，到现在还没有找着。”

田桂莫明其妙地把照片放在桌上。

李书记笑笑：“田桂，我给你讲一个革命故事：一九

三五年春，红军北上以后，我新四军某部在大别山一带打游击，在一次对敌寇的战斗中，不幸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暗算，部队打散了……”

（化入）

枪声阵阵。

一个年约二十七八岁的女战士，背着一个婴儿，手握一支短套筒，急步奔走在崎岖的山路上。

李书记的画外音：“这掉队的女战士名叫廖一萍，她背着一个五个月的婴孩，敌人正在追捕她……”

枪声越来越紧。

廖一萍走进一个小山村。

她回头朝路口望了一眼，急步走进一间草房。

这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家。

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农民坐在小板凳上搓着草绳，他的妻子在拣野菜。看见一个身穿土制服的女战士进门，夫妻俩同时站起来，连忙上前招呼。

李书记的画外音：“这个善良厚道的农民名叫杨德厚，对红军很有感情。当他得知廖一萍被敌人追赶，立刻拉开里门想把她藏起来。”

廖一萍摇了摇头。稍顿，她把背上的孩子解下来，亲了亲婴儿的脸蛋，双手递给杨德厚的妻子。

那女人接过孩子，紧紧抱在怀中。

廖一萍从怀中取出一个东西交给了杨德厚。

杨德厚粗大的手掌里，是一个带链子镶银边的虎爪，又称“鬼见愁。”

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枪声。

廖一萍对杨德厚夫妻深深鞠了一躬，拿起枪转身冲出门去。

（化出）

田桂冲出门去，双脚不停地奔跑。

李书记的画外音：“田桂，你知道这孩子是谁吗？就是你呀！”

田桂双手捂着耳朵，奔到河边。

小河上横着一拱石桥，桥下系着一条小木船。田桂一步一步朝木船走去。

然而，这个奇迹般的事件紧紧跟踪着他。

李书记的画外音：“大约过了两个月，由于村里的坏人告密，国民党保安团得知杨德厚收养了一个红军的后代，一天半夜……”

（化入）

斜月，疏星。

土岗上，一间茅屋。

一群保安团兵士爬上土岗，将茅屋团团围住。

砸破了木门，闯进几个人。

屋内传出撕人心肝的叫声。

一个兵士抱着婴儿出来，往背上一扔。

受惊的婴儿凄切地啼哭着。

杨德厚夫妻单衣薄裤狂呼奔出，抢夺孩子，被枪托打倒在地。

“鬼见愁”在婴儿的衣带下急剧地来回摆动……

（化出）

田桂呆呆地望着小木船。

李书记的画外音：“……后来，杨德厚夫妻被杀害了，你就被现在的母亲收养下来。”

田桂痛苦地双手抱头：“不，这不是真的！不是……”

田桂家。

老赵与田本发和田桂妈的谈话，已进行过一阵了，看样子很僵。

老赵猛吸着香烟。

低着头的田桂妈眼睛盯着脚尖。

田本发倒是一副平心静气的样子，慢慢地吹着黄烟筒里的烟灰。

老赵踩灭了烟头，语气严肃：“田秋月，你要对政府讲实话。”

田桂妈本能地保护自己，眼睛不看人：“我说的是实话，田桂是我亲生的孩子。”

老赵：“那为什么孩子姓田？”

田桂妈："我说了，因为被丈夫遗弃，孩子没有父亲，我以母当父。"

"真顽固！"老赵呼地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："我告诉你，从我们充分调查的材料，证明田桂不是你亲生的儿子，你却要死命坚持，你要明白自己是什么身分！"

田桂妈象是被针扎了一下，搭在膝上的双手微微一抖。

田本发不满地望了老赵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田桂妈喃喃自语地："是我的孩子……"

老赵："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"

田桂妈近乎错乱地重复："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"……

房门背后，翠翠把脸紧贴着墙皮偷听。

赵老胁迫的声音："你再考虑考虑吧，我等你回话！队长，我们先走吧。"

椅子移动的声音。

脚步远去。

翠翠拉开房门，只见田桂妈一手扶着椅子背，一手按住额头，痛苦不堪。

翠翠扑上前去扶住田桂妈："妈……你怎么了？"

老赵与田本发走在村庄的场院上。

老赵："这个女人真顽固！"

田本发不哼声。

老赵："她在队里一贯表现怎么样？"

田本发咳嗽几声，慢条斯理地："她也是个受苦人，从小就死了爹妈，寄居在舅舅家里长到十二岁，被她那狠心的舅母卖到安徽大地主大湖霸张望升家里当丫头，后来又替人受罪，被地主强迫代替一个什么人，塞给国民党保安团一个团长做了姨太太，没多久就被遗弃了。"

老赵默然。

田本发："我们可没把她看成反革命家属。"

老赵似乎感觉到田本发的话是对他的抗议，态度和缓一些："那她这个儿子到底是亲生的还是抱养的？"

田本发斜了老赵一眼，半晌，说道："同志，象你那样问话不会有结果的。"

"啊，我的态度……"老赵下意识地摸了摸胡子。

场院的一角，一条老黄牛睡在地下，一条小牛崽紧紧依偎在老牛的身边。

田本发的画外音："亲生也好，抱养也好，二十多年养大这孩子不容易呀。"

老赵："你可以跟她说，我们首长找到了儿子，一定感谢她，会给它一笔钱的。"

田本发摇摇头："常言道，黄金有价情无价呀。"

老赵急了："可你要知道，首长为了找儿子找了十几年呀！孩子的生身母亲在战争中受了伤，不能再生育，只有这一根独苗儿。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